

杀猪饭

羊咬鱼

旧事浮在心头，隔了多年，竟越发清晰如明镜。

少时吃过的杀猪饭，颇有传奇之状。连续几年，家里养猪总不顺遂，买的小猪不是被黑心生意人灌了水泥，就是病恹恹地死掉。有一年，似乎时来运转，养猪出奇顺当。这年开春时，父亲从麒麟街买回一只黑毛猪仔，到腊月它就膘肥肉厚了，几乎连站都站不稳。

农家人除了渴盼庄稼种得好，也盼年猪养得肥壮。一头猪养个两三百公斤，被视为喜事。年猪大多是黑毛猪，喂养的饲料为稻壳绞碎的，还时时配以野菜，可谓纯绿色，这样的猪肉不腥臊，烧菜味正香浓。杀年猪，自然是一桩大事，主人家要请亲友来吃文好的猪头肉，猪下水也分送一些。

眼看再过几天，就到了农历小年。家里请来贾屠夫，烧了一锅又一锅滚开水。养肥的这只黑毛猪，将近一百五十公斤。贾屠夫左看看右看看，竖起大拇指。他和带来的帮手，手脚麻利，点了一支烟，出了点力气，就将一头猪宰了。

父亲很耐心，将肥猪头剔除杂毛，连骨头带肉放入锅中。整整一大柴火锅，不断地添水。火到猪头烂，文上三四个小时，起锅了，拣一块，入嘴里黏乎乎的。照例，当天请了一帮亲友来吃杀猪饭。杀猪饭除了猪头肉，还有炒猪肝，以及用猪血、余肉做的水碗，以及肉烧千张或生腐之类。那年月，吃杀猪饭可谓解了嘴馋，喝酒的人津津有味。

晚饭后，屠夫歪歪斜斜地哼着小调，与打下手的回了家，亲戚也都三三两两散了。门前空地上，那一大摊血迹未干。这猪血浪费得令人心疼。原因在于屠刀入喉的那一瞬，血喷得长而急，屠夫少有的慌了一下神，他朝打下手的喊：快挪盆！接猪血的木盆，里里外外都染了血。

血腥味从村南头弥漫开来。乡村的冬夜，静得只听见冷风时不时拨拉一下窗户纸。深夜十二点左右，急切的呼喊惊醒了父母。是住在隔壁一栋房子的奶奶，她在喊我父亲的名字，说“水鬼”跑到她屋里了。

我也从睡梦中醒来，听到“水鬼”两个字，整个人往被窝里蜷缩。听见父母拉门、关门的声音。凌乱的脚步声加上东西撞墙的轰隆声，在深夜里传来，叫人愈加胆战。村南村北的狗胡乱叫着，整个村子似乎都不安了。

过了一会，却安静了，我极力捕捉屋外的声音，以为没事了，蓦地听见父亲说：“人手不够，你去喊几个人。”母亲应了一声，相邻的方叔一家很快被喊来了。“堵住！堵住！”“快！快！”折腾两三个小时后，大人们声音变弱了，尔后一切复归平静。父母都回屋了。我问了几句，只知道一个比野猫大的动物，蹿到奶奶屋里，偷吃鸡窝里的老母鸡，几个人费了老大劲才把它逮住。

昏昏沉沉中我又睡去。次日一大早，窗外人声嘈杂。门前围了許多人，叔爹、高伯、方叔等人七嘴八舌。有的说是水獭，有的说是山上跑来的，有的说水鬼就长这样啊。此前，村里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大家讨论来讨论去，最后判定这畜生是嗅到血腥气偷偷来的。奶奶很难过，为她辛辛苦苦养的老母鸡，年岁相仿的几位老人，一边安慰一边毫不厌烦地听着她说了几遍的冬夜遭遇：

半夜里，熟睡的奶奶被一阵“唉哟、唉哟”的鸡叫惊醒，她拉开灯，看到一只猫一样的畜生咬死了一只老母鸡，伸手举起床边的拐棍就打，哪知这畜生“嗖”地一下就躲开了。奶奶追着它，它飞一样地跳到屋梁上。她够不着，只好喊我的父亲。

父母赶过去后，用棍子赶来赶去也无济于事。它冲人发威，还露了尖利的牙齿，尾巴随着摇摆的频次增多，越来越大，肿胀得碗口一样粗；四脚的爪子抓得墙壁“簌簌”地落灰。幸好隔壁方叔几个人赶来，用长竹篙将它驱到土坯砌的鸡窝里，里面剩余的鸡已被奶奶放出来了。鸡窝出口被堵死，畜生的脖子被铁叉叉住，几个人合力才逮住它。

后来，那动物被送走了。到底是什么动物？一直未有人告知。多年后，我方有感知，那些乡村的日子，一个个向我作了别，再也未返。村子如一株大树，不堪岁月而零落了。留下来的人，屈指可数。奶奶，叔爹，父亲，方叔，高伯，屠夫，等等，都一一过世了。曾经热热闹闹的杀猪饭，不复再有。



小村冬雪 汤青 摄

雨儿

曹环琴

女孩到我办公室报到时，我第一眼便喜欢上了她，像是从唐诗宋词里走出来的，恬静而优雅。那天，北风卷席，她姗姗而来，按照部室主任的安排，在我旁边轻轻落座，犹如一朵梅花，静静绽放在冬日。

我抑制不住惊喜，因为领导让她跟我后面实习。当日，同事便戏谑我收了一个绝好的“关门弟子”。

我称呼她为雨儿。她有着名牌大学的硕士头衔，身材高挑，容颜姣好，举手投足尽显高雅大方。

如此邻家女孩，谁不喜欢？于我，则期待着璞玉的雕琢。

最初，我让她写一篇入职感想，交稿时，我眼前一亮，她用一首《七律》提纲挈领，别具一格。我平时也酷爱古诗词，因没有受过专业指导，上不得台面，仅能自娱自乐。

细品雨儿作品，文辞优美，新颖别致，从古体七律角度来说虽然不够严谨，但瑕不掩瑜。

我试着将稿件投向上级单位，并希望能在总部网站上稿。当晚，文章就发出来了，同事们纷纷点赞。我暗自窃喜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兼职部门通讯员，由于年龄渐长，撰稿和核稿已是力不从心，我想寻“接班人”。

众里寻她千百度，今天，她就这样出现在我的面前。

自此，我把大家投来的稿件都交与她修改。雨儿改得很认真，仔细到每一个标点符号。而且，她修改的每一篇稿子都发给我再审，对于意见不同之处，她还追根究底。

渐渐地，我们的上稿率日趋攀升。

我有意磨砺她，让她独立提炼财务领域亮点经验，因为缺少工作经历，内容稍显苍白。其实这个我一点不担心，她，宛如白纸，假以时日，就会描摹出精美的画卷。

由于工作需要，我每月都要审核汇总大量的Excel表格，对于菜鸟级别的我来说，反复的复制粘贴让人厌烦。更让我崩溃的是，长时间从事机械化的操作，会产生视觉疲劳，容易错行。

雨儿呢，只用了很短的时间，玉指闲敲，便轻松地破解了我的难题。她把Excel用得出神入化，设置好函数公式，巧用指令将所有表格联系起来，取数又快又准。

这效率，我惊呆了。

时值年末，财务人最繁忙时刻，其他同事也纷纷将制表等诸多事项交付与她。而她从不拒绝，就那样静静端坐在电脑桌旁，紧盯银屏，或冥思，或打字，细长的手指敲出一张张完美的答卷。

让我惊艳的还有她的自律和勤快。财务女同事多，下班午休时刻，经常分享美食，包括奶茶、油炸、烧烤等食品。雨儿似乎不同，无论怎么诱惑，她只是浅浅一笑，摇手婉拒，犹如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。

但这是一位接地气的“仙子”，每天几乎都是最早来，最迟走。只要有她在，办公室地面总是干干净净，水瓶全都装满了热水。

只俩月，雨儿用她的才情、勤快、谦逊赢得上上下下一片赞誉。

时光弹指飞逝，很快，她的职场生涯迎来农历第一个新年。大年初七清晨，大雪不期而遇，人目皆银装素裹，漫天雪花似蝶乱飞，丝毫没有止住迹象。路上，积雪已没入脚踝，我一瘸一拐地缓慢行走。从我家到公司步行平时只需十来分钟，这次我却用了近一倍的时间。我没看到雨儿，寻思她今天不太可能来了，毕竟住得很远，且交通不便，她平时都是骑电瓶车上下班。

约莫九点时分，雨儿推门而入，双颊绯红，幽幽细喘。我很惊诧，问她如何来的，她轻言：“走来的。”走来的？这么远的路，积雪厚重，我这么近尚且步履艰难，她的路程是我的十倍啊！我的心里满是怜惜，这孩子太实诚了。

临近中午，大雪仍纷纷扬扬，没法回家了，我和雨儿准备在食堂解决午餐。

我们撑伞缓缓而行，一群扛着铁锹的人迎面走来。莫非绿色通道就是这群人铲出来的？我还在思忖，旁边的雨儿突然叫起来：“爸爸，雪这么大，你怎么不戴帽子啊？”说着，飞快跑向行进的队伍，上前拉住一个中年男子，拂去他头上的雪花，然后轻轻将连衣帽帮他戴好。她浅浅地笑着，如幽兰初绽，新月生辉。德才兼备的女孩已足以令人刮目，对父母亲人还如此细致体贴，温情相待。温馨的一幕使我的心似乎被什么触碰到，眼前竟有些模糊。

雪，还在温柔地飘洒，周围一片洁白，眼前的雨儿愈发纯净。

